

李骏 著

军旅青年作家丛书

仰望苍穹

仰望苍穹

李骏◎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仰望苍穹 / 李骏著.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6

(军旅青年作家丛书)

ISBN 7-5033-1958-5

I.仰… II.李…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3604 号

书 名:仰望苍穹

作 者:李 骏

责任编辑:余天宝

封面设计:李 戎

责任校对:马 涛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100035

电 话:(010)66531659

E - mail :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00×1000 1/16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20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958-5/I·1551

定 价:2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印刷厂调换)

李骏，男，湖北红安人

1990 年自新疆入伍

1993 年考入运输工程学院

现为北京某部干事

迄今发表作品 200 余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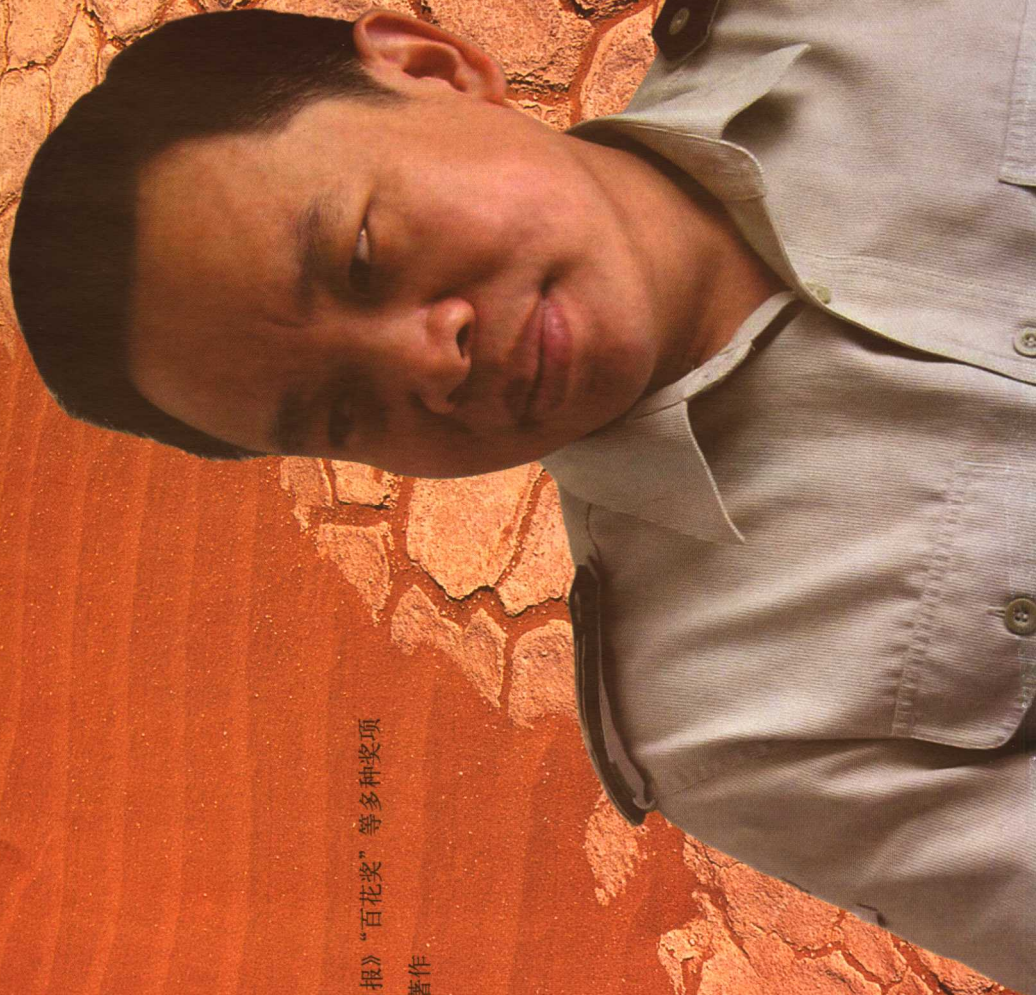
曾获解放军文艺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多种奖项

已出版《开始还是结束》等著作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李骏



自序：当纯粹成为奢侈

终于要出一本正儿八经的书了。在一个文学已为迷途孤独的噪狼，失去了归属与家园的今天，出书的人多如牛毛。我自己也曾出过四五本，都只与文学沾边，根本谈不上纯粹。就像我们进入城市慢慢腐朽变质一样，纯粹的东西在今天也慢慢迷失，逐渐成为奢侈。文化的快餐无处不在，时代的列车一往无前，身陷其中谁也无法改变。于是记起八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作为北京过客与本书的责任编辑一起喝酒、用文学温暖那个雪夜的时候，天宝兄就有为我出一本书的想法。

生活在晃悠，我们在转动。一刹经年倏逝，沧桑如陌，在他终于旧事重提的时刻，作为已远离那个圈子生活在另一重世界的我，多年前的理想已像断线的风筝，完全看不到那个因写作而流浪他乡文学少年的影子了。走过大街，突然间清醒地想起往事的时刻，我总是觉得非常孤独，羞愧便布满了整个胸膛。好像怀揣着文学梦的那个少年，已是另外一个人了。因此，在考虑是否请一个名人作序的时候，我不敢面对内心的惶惑。到北京工作后，我认识了不少名人，因为工作关系又有许多圈里的名人找我办过事，按说请一个大名鼎鼎的人题个书名或找一个文坛权威作个序是不难办到的。但我深知，名人很忙，未必能够静下心来来看我的小说。而我的小说，也未必就能够赢得他们的喝彩——他们中间许多人虽然仍

是这个领域的绝对权威,但大抵很多年都不写东西了;即使写,也有可能是抹不开情面。与其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还不如自己硬着头皮写一点真实感受,这也不妨碍对他们的尊敬。

多年的业余创作,由于性格的关系,我得承认自己始终是个圈外人,不曾与文坛拉拉扯扯。或许,这是我致命的弱点,因为文学也同样需要碰撞与交流。但独对文字、背靠文坛的日子,也有着另外的好处。它远离是非,尽量使初衷保留一分难得纯粹,犹如做人,未必跟风是福。作为纯粹的业余,我得感谢文学给了我最初的理想与萌动。它支持着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与低谷。关于那些岁月,本书有些篇什多少有所涉及,今天的我已不愿回顾。灰色的冬天在慢慢远离,虽然春天同样遥远,但我已从浓重的忧郁症中悄然挣脱,当写作完全成为生活的爱好,如同有些人喜欢打麻将、喝酒品茶或者上网聊天一样,放下心灵的枷锁,写作便不是一种负担。再说与当初每天不写东西便惶惑不安相比,今天的理想好像出门远行,不再回来了。事实上,从怀着对文学的理想开始我便远离故乡,从此一去不回,好像文学也是隔岸的灯火,可望而不可即。从母亲过早地告别,我对人生的看法有了许多改变,仿佛一切伟大的事物,最终会归于平静与寂寞;又好像我曾生活过的地方,经历过的人事,就像是做了一个模糊的清梦。如今,一字不识的母亲坟头已长满人高的青草,过去苦难的岁月随着文学漂泊无踪,个人的梦幻还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呢?出一本书,只不过是结集安慰一下自己,再或提供给曾经有梦或者梦已无声无息的人们,从中寻找到某种精神的慰藉。当然与广阔的物质世界相比,我清楚这种安慰不过沧海一粟。记得在获得由读者评选出的“百花奖”时,编辑约我写一篇读后感,我曾写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是个小人物,写的东西,自然也是很小的。因为没有太大的野心,也就有了写下去的勇气”。这句话,今天还管用。如果要补充说的是,自己之所以在繁忙的俗世生活之余还坚持写些东西,源自于多年内心深处孤军奋战的某种恐惧与压力——人活着,总得有一项技能

可以立足与谋生，何况写作是一项完全可以不要任何关系与资源便能进行的行当呢？

感谢天宝兄和文艺社始终如一的支持，让我平淡的生活又增一丝亮色，如昔日的金戈铁马冰河入梦，唤醒我沉睡已久的号角归来，感受到突如其来的一份幸福与温暖。其实，当一个人没有温暖的时候，梦想也许是温暖自己的最好方式，犹如左手握住右手一样，有梦的地方必有理想的存在。最后要感谢每一个读者，本书中所选的篇目，都曾在省级以上刊物中发表过。如果你看过了，请跳过去读下一篇。没有你们的执著，写作者的生活质量会大打折扣，犹如宽泛的梦想没有任何内容一样，理想的光芒源自你们的爱与善良。

是为序。

李 骏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仰望苍穹

ANGWANGCANGQIONG

目录

自序：当纯粹成为奢侈	1
仰望苍穹	1
我那遥远的故乡小镇	45
逃离往事	90
油菜花开	97
夜半钟声	117
跳来跳去的羊	141
昨日朦胧	155
一路向北	170
润物细无声	182
隆起的青春	203
机关没有机关	232
新鲜泥土	273
铜号悠扬	289
嫁给无边的草原	298
皇甫一良家族的终结	305



仰望苍穹

1

列车一声长啸。出城市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城外的空气多么新鲜啊！像带了水似的。氧气真足。列车像条蛇似的穿过山峦山谷，我早已习惯了长途旅行这种无聊的方式。二哥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吗？第一次走时写信对你说，坐闷罐子车时我紧张又惶惑，你都笑话我了，说没见过大世面。而我的同学们对我信中的闷罐子车怀了怎样的一种神秘啊！特别是那些女孩子，那些平素看都不看我一眼的女孩子，看到我穿上了军装，对我的态度来了怎样的一个急转弯啊。她们送了我好些礼物，手帕、笔记本、钢笔……二哥，你莫笑我，那时我还收到了几封情书，一封封读来让我感动的情书，构成了我新兵连最丰富的内容之一。我仿佛记得我登上从县城到省城的班车时，那些同学们送我的场面，让我激动得流下了泪水，有些悲壮和豪迈。二哥，这些不比你当初从战场上归来时那个场景逊色吧？我想象得出你给我讲的你们归来的时候，



每个人胸前挂着几枚军功章佩着一朵大红花在火车站受到了空前欢迎的样子。人群特别是年轻人把你们围起来,抛起来,请你们签名,给你们献上美酒和鲜花,姑娘们还给你们戴上自织的围巾。你们高喊“理解万岁”,并且把胸脯挺得高高的,队列走得齐齐的。你说你当时像脚踩在了荣誉上,但你当时最想见的是你的妈妈——三婶,还有六子哥的双亲。你说你上前线时连封信也没给家里写,但是家里还是知道了。同村的六子哥请人把参战的秘密写给了他的对象小红姐,叫她要有思想准备,做好另嫁他人的准备。你后来对我说,六子哥是为了制造神秘。你说六子哥在上战场前曾对你炫耀过,他说,人们知道我去打仗了,会以怎样的目光看我啊!你说六子哥为此差点受了记过处分。你说这话时已经哭了,因为六子哥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已永远地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前线。那个深秋你们活着的人从前线归来,每个战友都沉浸在战争结束了能与亲人团聚的喜悦中。你说你们被包围在一群又一群的大学生组成的海洋里,他们和她们热烈地向你们表示出对英雄的仰慕。也许你那时候想起了留在战场上的六子哥,才觉得能够活着是多么不易又多么好啊!你说你当时哭了,在那么多的人面前。首长看见了说,这小子太高兴了!另一个首长说,胜利了能不高兴吗?你于是哭得更凶了。

那年你才二十一岁。你的那种忧郁和人群的热烈很不合适,你便悄悄地拐到队伍的最后,你于是命中注定了要遇到后来的二嫂。你从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归来,命中注定了要和那汹涌的人群中走过来的她相遇。后来岁月过去了多年我一直在想,如果你的生活中不出现二嫂,你的命运又会是什么样呢?二嫂和所有的大学生一样,把对你们的崇拜和理解表现在行动上,以至于后来她费了那么大的周折,在大学毕业后终于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你,嫁给了你这样一个从战场上归来的瘸腿英雄。二哥,我想,那时候你遇到的不是二嫂,又会是怎样呢?你那种荡气回肠的英雄般的豪迈和勇气还会有吗?

二哥,我回来了。当了四年兵我终于考上军校回来了。我想你见到我时,你会怎样用有力的曾拥过二嫂的膀子来拥抱我啊!只是我遗憾你再也拥不成二嫂了。当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世上有许多东西不是我们轻而易举地能拥有的啊!记得我小时候,总喜欢和村里的阿牛挤在你的膀子下,一齐走过村落和乡镇,那一刻,我和阿牛多么自豪!说来可笑,二哥,你知道吗?当你后来拥着二嫂到我们的学校来看我和阿牛的时候,我们甚至还嫉妒过二嫂,认为她一个外来的女人,把我们的二哥抢过去了,而且是说抢就抢过去了。我们再也不能吊在你的膀子下招摇过市,享受我们年少时应有的虚荣。阿牛甚至还说二嫂是个妖精,把你的魂勾去了,弄得我们失了宠。把你逗笑了。

二哥,阿牛回来了吗?听说他们军区现在很忙,正在加紧训练。我们已有四年没见面了。从你把我和阿牛送去当兵后,我和他分乘两列方向不同的火车,轰隆隆地便载向了遥远。我去了西线,而阿牛去了你从前的南线,西线无战事,南线也风平浪静。我们只是靠通信联系。我知道他最近在学地雷知识,他当了班长,四年了,该复员了,还学地雷方面的知识干什么呢?他来信讲起什么飞雷、跳雷、绊发雷、定向雷、串雷、隐雷……挺神气也挺在行的。我想,阿牛他们研究地雷干什么呢?难道他们又有活干?打仗可是我们每个军人都渴望的啊!

二哥,我坐在火车上胡思乱想,因为很长时间没收到你的来信了。我考上军校后写了那么多信,你没收到吗?我告诉你的那件事,关于我们教导员和你是一个战壕里呆过的事,你知道吗?你应该写信来叫他关照一下我的。怎么就没有呢?你难道因为失去了二嫂,就变得颓唐、萎靡不振了吗?二哥啊二哥,你过去是多么英姿勃勃、英气逼人啊!别着两个三等功一个一等功的勋章,穿着草绿色的军装走在县城的大街上,是多么神气!你像一个美艳惊人的姑娘,走在右边,人们的目光就向右转;走在左边,人们的视线又一齐向左转,有的姑娘甚至为了回头去看你,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你只是在嘴角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那种微笑,把二嫂迷住了,她搂住你的胳膊,把头抬得高高的,非要你陪着她在市镇上走来走去不可。可是二哥,难道二嫂走了,连你的自信、你的勇气、你的微笑也带走了吗?我记得二嫂走了的时候,你只是每天搬了一把陈旧的椅子,放在墙角下,像父辈那样,懒洋洋地倚在墙根晒太阳。我看见三婶,总是含了眼泪,失神地在望着你。

荒凉的田野在窗外一闪而逝,我回到久别的江南。二哥,我想象得出三伯,叔父还有我父亲他们,会怎样聚在一起谈今年庄稼的收成,谈各自孩子今年的起色。就像车厢里满载的那些异乡的打工仔,他们围在一堆,塞满在过道里,吹牛或打扑克,个个脸上洋溢着挣钱回乡的笑容和喜悦,心情像你们从战场上回来时一样。他们都很活泼,每个人打扮得很光鲜,抽烟、喝啤酒、谈女人似乎都很熟练。他们周围是各色的行李包、衣服、化妆品,或是从打工的城市带回来的物什。二哥,可以看出我们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都是很满足的。你曾说,他们太易于满足了!只要是口里有吃的粮食,手里有两个钱,就高兴得不知自己是谁了。二哥,你说你要立志改变家乡的面貌,于是你谢绝了立一等功可以在城里安排工作的机会,毅然地回到了乡下,可是十几年过去了,你都三十多了,你,改变了吗?你,改变得了吗?二哥啊,我懂事后,怎么也想象不到,你有那样一颗善良的、同情和爱别人的心,怎么会打仗立功呢?难道真如你说的那样,历史有时会是一个错误?

二哥啊,你真叫我搞不懂。

二哥,你想得到吗?下火车后,我赶上了从省城去我们县城的末班车,我是多么激动和高兴啊!已经四年了!四年我没有回过家了!近乡情更怯,不是这样说的吗?二哥,你知道我遇见了谁了吗?你猜猜?

我遇到了小雪。就是我高二时,那次上我家去玩过的那个女同学,你当时很热情,可她走后你提审我,生怕我年纪轻轻就搞对象。你像我们现在的教导员那样摸底做思想工作,狠狠地教训了

我。你说有许多年轻人恋爱是不懂爱情的，你说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我说我们只是互相谈得来罢了，互相钦慕罢了。你就发怒了，你说你和二嫂开始不也那样吗？不也是相互喜欢才恋爱结婚的吗？结果怎么样呢？你不想委屈她那个名牌大学生，不想让她跟你受罪，你开头坚决地拒绝了她，可她使出了一个城里姑娘的奔放和热烈缠着你，让你把爱的闸门打开了，你们终于走到了婚姻的船上，一起度过了八年的风风雨雨和波波折折，在最终有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子后，二嫂还是走了。你说这些教训难道不够沉重和沉痛的吗？二哥啊，我对小雪的那些好感全让你的巴掌打跑了，那是你第一次动手打我。小时候我调皮淘气你没打我，少年时在外面惹了事你也没打过我，怎么就在那件事上打了我呢？你说我不听话，不好好读书了。你说我们村一定要培养出几个像二嫂那样的大学生。你说二嫂嫁给你，是屈了她。你说你只是一介武夫，空有一腔热血。最后你竟然哭了，让我不知所措。你那时委屈了我啊，二哥，如果你不说破，我和小雪还真的没那回事。你说了以后，我对小雪说了，叫她不要再理我，不要再上我家里来。她说她偏要，而且在我毕业时真的来了一次。那次她上了大学，而我在你的劝说下和阿牛一起去当了兵，再也没见过面了。二哥，谁能想到，我上军校的时候，她已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都半年了呢？

二哥，我在县城的街头上遇到了小雪。我挺自豪地像你过去那样穿着笔挺的军装站在街道上和她猛侃了一阵。二哥，我说了你也许会生气，你想象不到她对我多么亲热。我敢说我穿着军装，肩上扛着两个红牌牌在我们的小城里多么神气。人们纷纷地回过头来看我们。我看到小雪的样子似乎很得意。我就站在那儿和现在已在这个小城里教书的她兴奋地谈起从前。后来，我们一起吃了晚饭，我们喝了些酒。小雪说，你从前是不是暗暗地喜欢过我？我说，你别自作多情了，你才是一厢情愿呢！她脸红了。她脸红的时候真好看。她说，你难道不愿意这样吗？

你说说，二哥，我能怎么说呢？岁月虽然在我们中间产生了距

离,我还是感到两个人走在小城的风里很温馨,很亲切。于是我和她聊起从前的一些趣事,并且谈起以往一些同学的下落。小雪说,你知道吗?我们班的那个校花,就是那个经常穿得最好的范丽丽,现在干什么工作?我说我哪里知道呢?小雪说,她在……在……小雪不说了。二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谈起范丽丽吗?因为我当兵后,她给我寄过好几封情书呢。小雪知道了,开头一直不高兴。她们住在一个镇里,离得很近,当然什么事都知道。我一直没给范丽丽写信,因为我总认为她太轻浮。二哥,小雪告诉我说范丽丽没有考上大学到南方去干了一年,回来后似乎很有钱,出手很大方,衣着更为华贵艳丽。后来我们另一个同学也在南方,回来在同学们面前把范丽丽骂了个够,说她在南方干那种营生。现在,我们的小城开放了,经济也活了,她就出现在夜的街道里像鬼的影子一样神兮兮的,昼伏夜出,艳名远播。我说,公安局难道不打击吗?小雪冷笑一声说,她进公安局的门像回家似的。原因在于某领导的儿子甚至包括某领导都和她不清不白,你抓了她不放出来,她就点名要见其领导,扬言要向上告发,所以她往往是住上了一天两天就又放出来了,在大街上大摇大摆,满不在乎。

二哥,我怎么和你说这个呢?你听了一定很生气的,要是你知道我和小雪在一起,你一定又要拿我们部队的纪律来管制我,对吗?我们虽然是不同年代的军人,但我们有着相同严明的军纪。其实我们不过是在一块吃过饭,多年没见了,她要请我吃饭,我能不答应吗?况且天黑了,我回乡下去是不可能的了。我现在好像喝得有点多了,有些迷迷糊糊的。结果饭店打烊了,是我结的账还是小雪结的账我记得不太清楚。我说,我二哥要知道我和你这样,他不打断我的腿才怪呢?小雪沉浸在一种酒精的激情中,她的脸颊绯红,微微有些喘息。她说,你二哥?我说是。她说,是那个立了一个一等功两个三等功,最后拐着腿回来的战斗英雄?我说是呀。小雪微微地颤了一下说,他再也不会说你了。我说,为什么?我相信他。

小雪的话真是出人意外，二哥啊，小雪的话使我从回到阔别四年之久的故乡那种喜悦中惊醒过来，泪水迅猛地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我听到她清清楚楚地说，你二哥，那个战斗英雄，他……他死了……

2

二哥啊，我怎么想象得到呢？我怎么想象得到你会死呢？你在我眼里一直是一尊神，一块路标，一座雕像，从军之后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我怎么能够相信，你会死呢？

那天晚上从县城里摸黑回来，我一路哭一路不相信小雪说的是真的。小雪在后面像做错了事的委屈地跟着我。我说，你走开，你跟着我干什么？小雪说，你要是出了事怎么办？我说，你走开，你差点害了我，差点让我对不起我二哥了！

二哥，你看到我了吗？你看到我像一个游魂在乡村的路上走了吗？你听到狗叫了吗？我走过你的责任田边，心想谁能想得到你这位拐腿的战斗英雄，甘愿在这几亩责任田里默默耕耘了十几个春秋寒暑呢？谁想象到在那些辛勤耕作的农夫中间，有一个特级的战斗英雄呢？三伯父曾说，你鬼头鬼脑里想的是些什么呢？那时候乡下的人都一心想着跳农门，实现农转非，到城里去做个体面的国家工人，捧一个铁饭碗，让家里也风光风光，你怎么就想到要回乡下呢？你可是个立过一等功的战斗功臣啊，可以招工、转干，分配工作拿铁饭碗吃国家粮的，怎么就想回到乡下种田呢？你不知道乡下的各种落后和农人的劳苦吗？你只是说，你的腿不便，就不给国家添负担了，你说你除了打仗，就只会种田，难道当工人是一生下来就会的吗？你的那帮战友，包括后来被判了刑又连累了你的那几个，当初不都是留在城里吃国家饭了吗？二哥啊，你是多么朴实啊！组织上感动地问你有什么要求，你说什么也没有，只是自己是个党员，想到大队里当个书记、副书记领着乡亲们干一

场。你还说二嫂跟你了,请组织上不要把她的户口从大城市里迁出来,并在当地给她一份工作。二嫂那时年轻、漂亮,又是大学生,着实让你过了一段火红风光的日子。二嫂说,你不在城里生活,她就跟着你到乡下来教书、种地也行。后来大队里就安排她在我们的 小学里教书了。二哥,你记得我和阿牛当时坐在教室里听二嫂 讲课时的事吗?别的老师讲课我们两个老是捣乱,唯独二嫂的课,我们都乖乖的,像她的孩子。我们说二嫂是我们那儿最好看最美丽的女人了,我们说得你心里乐开了花,你就在我们屁股上象征性地拍了几巴掌。我们又说二嫂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妙最动人的声音,二嫂笑了,用一口纯正的南方普通话说,是吗?后来我和阿牛就撇开你了,二哥,我们已不满足你用膀子搂着我们两人去镇上了,我们开始依在二嫂的身边,牵着她的手出去散步。我们带着二嫂游遍了我们山区里所有好玩的地方,你说我们两人是叛徒,爱二嫂就不爱你了。我们就说我们爱二嫂,因为二嫂太漂亮,而且穿着我们镇那边没有的衣服,显得那么出众。我们还爱闻她身上的香味。阿牛说,二嫂,你抹了什么东西呀,这么香?说完用手捏住鼻子到二嫂的胳膊下去闻。二嫂刮着我们的鼻子说,真不知害臊,都男子汉了。于是我们便哈哈地笑成一团了。镇上的人和大队的人见了二嫂都议论说,那个女人真不简单,做她的男人好有福气。我们常常见那些人把二嫂看得眼直勾勾的,忘了手中的活计。我和阿牛就骄傲地扬起头,一边护着二嫂,一边对人说,你们家有吗?别人往往是讪讪一笑说,那倒是。

二哥啊二哥,那个时候,你该是多么幸福呀!幸福得让不少人羡慕和嫉妒。只是后来你很忧郁,常常是无端地抽些烟。二嫂问你怎么了,你总是盯住她不说话。二嫂说,把我的户口迁过来吧?你总是不答应。二哥啊,难道你那时候就知道了二嫂这个金凤凰在山沟里留不住?在你身边留不住?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要知道三伯父和三婶脸上都乐开了花,睡在梦里笑醒了,怎么能想到后来有了孩子做了妈妈的二嫂会走呢?

二哥啊，我站在你的责任田边，想起了多少年来你赤着脚在这水田里，下秧，整行，犁田，耙田，平田，插秧，锄草，薅秧，打药，关水，放水，最后收割，我想你多少年来就拐着腿，在太阳下月亮下耕种着你的家园，收播着你的喜怒哀乐，怎么现在这一切就不存在了呢？

二哥，你看到我了吗？你在这田埂上呼吸、抽烟了吗？你在这田地里哭泣了吗？你又蹲在那里想二嫂和你的孩子铮铮了吗？你听到村头的狗叫了吗？你不害怕吧？村里说狗见了死人的魂就会叫的，它们看到你了吗？在为你鸣不平吗？你跟着我吧，让我护着你吧，别让狗咬着了你的魂。二哥，你莫哭啊！莫看到我和我这身军装就哭呀！你那身肥大的军裤，又添加了多少个补丁？你总是舍不得扔掉它。你说你开头对战争是充满了厌恶的。你不喜欢战争，我们一直是个喜爱和平的民族，因此你在战友们写血书时还有点消极，但后来你说我们的土地被人占领了，兄弟姐妹被人杀了，你马上写了血书请战，喝了首长亲自给你们倒的壮行酒。你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你都为祖国和人民而战。

二哥，不管怎么样，给我一点勇气吧！让我进入村子里去。你已经快一年没给我写信了，怎么就走了呢？你看到我走路踉跄了吗？看到我在哭了吗？看到你们家的狗和我们家的狗认不出我还在叫吗？当我推开你的家门，我看到深夜还没有睡的在烧香的三婶“啊”的一声惊叫向我扑来，我的眼眶马上就湿润了。我感到三婶的手从我的头上摸到脚上，喃喃地用带了哭腔的沙哑的声音颤抖着说，柱子！小柱子！回来了……回来了……我叫了一声“三婶”就扑在她的怀里哭了。她肩和手是多么颤抖啊！她的脸是多么瘦削和冰冷啊！我睁开眼，才看清三伯父和三婶都瘦了，都苍老了，头发都白了。我透过朦胧的光线向堂屋中的香案上望去，二哥啊！我看到你身着戎装的相片镶在香案上的一个镜框里，是如何忧郁地又意味深长地对我微笑。我就再也忍不住哭着昏倒在地上。